



玄小佛
作品

排行榜上的女人

在历史的排行榜上，
爱，
使女人永恒……

玄小佛
著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排行榜上的女人

玄小佛 著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排行榜上的女人/玄小佛著. —上海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10. 7

(玄小佛作品; 1)

ISBN 978-7-5452-0693-7

I. ①排… II. ①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19728 号

本作品系列(简体字版)由玄小佛独家授权出版

策 划: 王 刚 徐明松

责任编辑: 许 铭

封面设计: The 9th. 胡 静

技术编辑: 李 荀

书 名 排行榜上的女人(插图本)

著 者 玄小佛

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(邮编 20004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

开 本 889×1194 1/32

印 张 5.5

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52-0693-7/J.405

定 价 1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-56477080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用爱经营的生命，
永远没有报怨。

——玄小佛

虽然是个平面咖啡广告，摄影师为了营造咖啡醇香的迷人效果，罗芸芸一遍一遍饮着难喝的铝罐咖啡。

很高级的俱乐部，罗芸芸修长的身材，身着泳装，“咔”声一响，罗芸芸就跳下泳池，妩媚地游出水面，陶醉地又喝一杯实在劣质的咖啡。

俱乐部的另一端，用餐的人，尤其是男人，目光极享受地婪望罗芸芸的身躯。

程必豪真的不明白，自己为什么会钟情这个，书念的不多、感情又不专一的女孩。

植木跟他的两个儿子——敬介、川端，以日本话交谈，沉重的表情，对吸引男人目光的罗芸芸视若无睹。

“我上个洗手间不行吗？最少喝了三十杯烂咖啡，你们想把我憋出尿道炎呀？拍个破广告，还不够我医疗费呢！你们时间重要，我时间多呀？在中国人里，要找我这张漂亮又带混血味的脸，非常不容易的！最好对我礼遇点！”

罗芸芸的声浪引起了敬介的注意。

植木欣赏地看着罗芸芸的霸气。

罗芸芸还在跟导演、摄影师争吵。

程必豪无奈地上前。

“找别人去拍！我的膀胱只有一个！你们赔得起吗？他妈的！”



把我当讨饭的啊？在乎那点钱吗？”

推开程必豪，罗芸芸一身湿淋淋的泳装，两条长腿，犹如整个俱乐部就她一个人，横冲直撞地往洗手间大迈步跨行。

好长的一泡带咖啡味的尿。

罗芸芸舒适地推开厕所门。

“啊！”

一个男人的背影，被罗芸芸的叫声，窘迫地快速拉上拉链。

是敬介。

“小姐，对不起，这是男厕所。”

恼羞成怒让罗芸芸强词夺理。

“就算是男厕所！你也要注意看看，里面有没有人嘛！我穿泳装很迷人对不对？要看就光明正大到游泳池看！不必鬼鬼祟祟地躲在厕所！”

把错误丢给敬介，罗芸芸理直气壮地冲出去了。

像看了场耍赖的孩子，推卸责任，敬介好笑的摇摇头。

敬介把厕所闹剧转诉给父亲植木和弟弟川端当笑话听。

罗芸芸叉着腰，找到护身符般，揪着程必豪手臂，指着植木父子：

“就是那个男的！高高的那个！汤尼，过去揍他！故意跟我进厕所，恶劣！恶心！下流！”

程必豪蒙耻般地小声说：

“芸芸，错的是你。”

导演没耐心地下达权威命令：

“罗芸芸！我们在拍咖啡广告！不是厕所惊魂记！可以开始了吧！”

“不拍了！你凶什么？导演算什么？我认识的导演，多得可以装一卡车！”

程必豪拉罗芸芸。

摄影师拉导演。

敬介诚恳、善意地走向无理取闹的罗芸芸。

“小姐，刚才的误会，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工作。”

程必豪醋意地推开敬介。

“与你无关，请你走开。”

跟哥哥敬介比起来，川端的修养就差了一大截。

“推我哥哥？不礼貌吧。”

植木也过来了，那张和善的脸，长满了难看的麻子。

植木很有风度的向程必豪致歉，并责备儿子川端。

敬介趣味地玩赏“事不关己”般的罗芸芸。

导演、摄影师、工作人员、程必豪、植木父子三人，演出一场男人



的战争。

补着妆、叼着烟，罗芸芸非常悠闲地叫了杯真正香醇的咖啡，完全忘了那群男人，是因她而争闹。

咖啡喝完了。

那群男人还没闹完。

罗芸芸披了件薄衫，开着车，甩下那群人走了。她要赴另一场约会，一个叫保罗的，今天要送她一套蓝宝石首饰。

孔莉芝大模大样地坐在程必豪的办公室。

她没有见过程必豪。

她是程必豪的父亲——程远东请她过来，跟程必豪谈电脑代理的事。

办公室里有程必豪在英国打马球、在剑桥大学沉思、在白金汉宫微笑的各种照片。

这不就是千挑百选、一心等待的白马王子吗？

听程远东说，他儿子也是英国剑桥毕业的。

听程远东说，他儿子没女朋友。

听程远东说，如不嫌弃，希望两人进一步交往。

听程远东说，他儿子对女孩子很挑剔。

听程远东说，他儿子一直等待一个剑桥毕业、有共同背景的女孩。

望着照片，孔莉芝隐隐地羞涩起来。

程远东是有意撮合他儿子喽？

已经等三个小时了。

电话响。孔莉芝像老板娘似得拿起电话，声音温柔。

“喂，哦——程伯伯，你儿子还没回来，好吧，我公司还很忙，改天到你家再谈好了。”

孔莉芝失落地放下电话，温柔的声音，是为了未曾谋面的程必豪，结果留给了他父亲。

甜蜜地再三留恋程必豪的照片，孔莉芝竟有恋爱的情绪，这份情绪，充满了自信。

换上玫瑰红的雪纺纱，无袖、低胸，背后露了一大块白皙的肌肤。保罗送的宝蓝耳环、手镯、皮包，再加一双同色系的高跟鞋。色调组合十分抢眼，也极具品味，只是有点堕落的风尘气。但比起刚才拍广告，又优雅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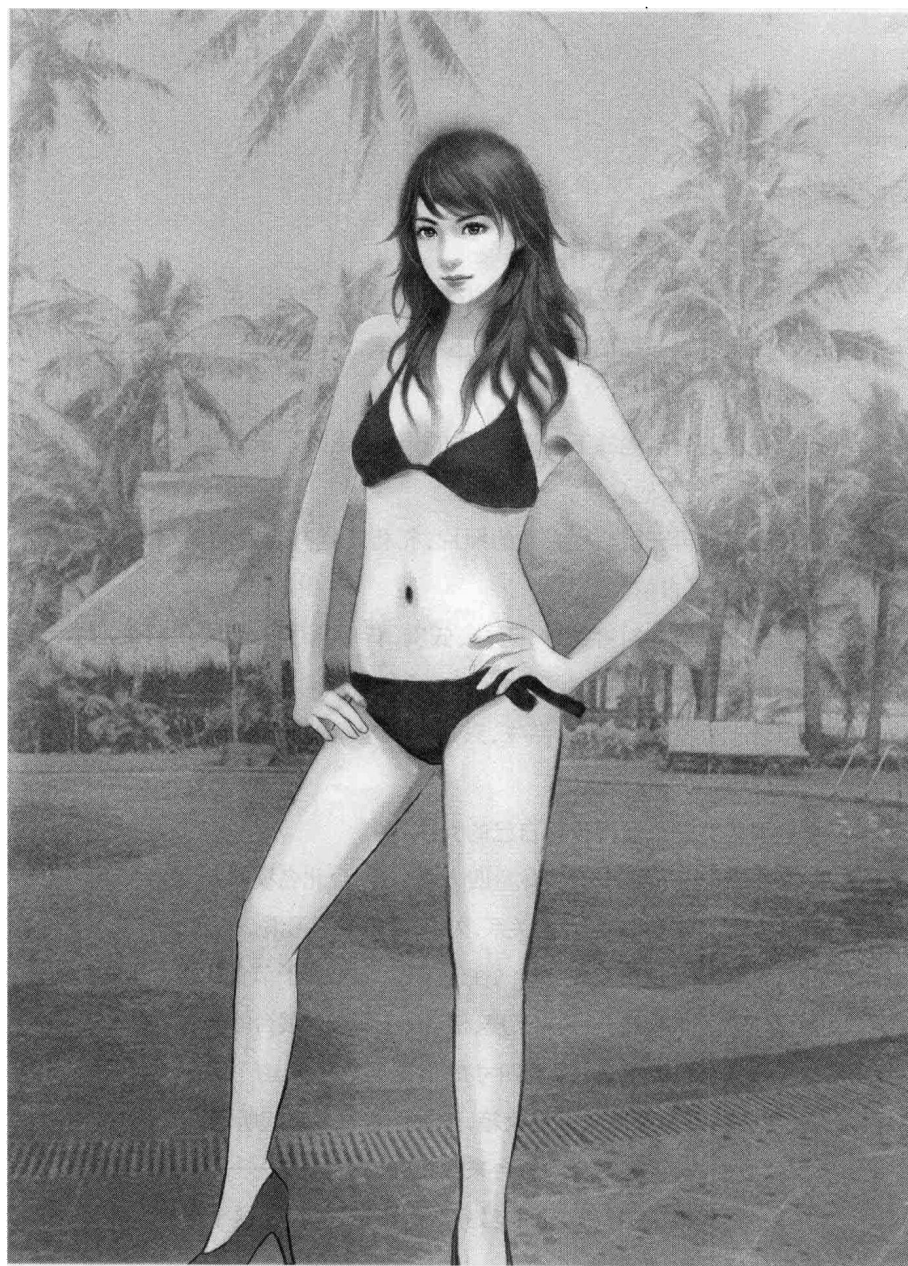
罗芸芸是个懂得妆扮自己的女孩。

身高一百七十二公分，体重四十九公斤，台北名模特儿，举手投足间，其矫情的姿势，因职业的关系，久了，倒也成了习惯。五官鲜明带点混血的脸，为了这份多数女孩向往的工作，常年处于节食状态，一眼望去，就是典型的模特儿，又高又瘦，相当适于服装伸展台的要求。

扫完蓝色睫毛膏，踩着四寸的高跟鞋，正要出门，一阵电话铃响，罗芸芸不耐烦地放下化妆箱，声音不客气地拿起听筒：

“史提夫，讲好宵夜到后台来找我的，我要赶去——”

一种犯错、苍老、微弱的老妇声音，慌措地传来，这个声音，罗芸芸接过好多次，好熟悉了。



罗芸芸就是典型的模特儿,又高又瘦,相当适于服装伸展台的要求。

“对不起，打错了。”

“没有，没有打错，”罗芸芸抛开已经迟到的服装表演，好奇地要明白，这个总是“打错电话”的老女人究竟是谁？

“别挂，我听得你的声音，一次打错是巧合，接二连三还是巧合吗？你到底是谁？”

老女人那边只有紊乱的喘息声。

罗芸芸的好奇，揉进了温和的鼓励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别再跟我说你打错电话，需要我帮忙吗？如果愿意，见个面好吗？”

仍是紊乱的喘息声，然后，电话断了。

抽烟是模特儿的大忌，偶而，罗芸芸会点一支包装雅致的卡迪儿。但情绪遭受困顿时，罗芸芸也顾不了香烟带来的皮肤伤害了。

这个总是打错电话的老妇是什么人？什么动机？

史提夫送的十八 K 卡迪儿白金打火机，在烟雾中，罗芸芸沉思地耍玩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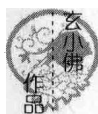
电话声又响了。

罗芸芸跳起来接，声音带着诱惑的命令。

“别再说你打错了，今天就算天塌了，我也要跟你见面，半个小时后，我在希尔顿饭店一楼的 coffee-shop 等你，你可以不来，但我会等你，等到打烊为止，我穿玫瑰红的迷你短洋装。”

任性、潇洒、跋扈是罗芸芸的性格。

带着这份性格，罗芸芸飞快冲出客厅，按了地下停车场的电梯，



开着麦可送她的生日礼物——保时捷跑车，奔向希尔顿饭店，服装表演的事，完全忘光了。

满脸苦难的皱纹，一双几乎分不出黑白的眼球，背脊弯曲，步履吃力，衣着简陋的老妇——罗彩珍，畏缩的躲站在 coffee-shop 的一角。

水晶吊灯、银器、意大利餐椅，连服务生都是西装、领结。罗彩珍的出现，像走错地方的人。

罗芸芸从未如此有耐心，手上十八 K 的伯爵钻表，已经过了预约的时间了，这是伯爵代理商送的。

——不准见芸芸，永远不准你见芸芸，不可以让芸芸知道你这个人存在。

耳边响起二十多年来的警告，罗彩珍望着玫瑰短裙，面容姣美的罗芸芸，那双眼珠黑白不分，弯曲的背脊，重病般的带着污秽心境，由角落晓以大义般挪动小儿麻痹似的双腿。

一个直觉闪进罗芸芸的念头，背曲、步晃、衣着简陋的女人，就是刚才打电话的老妇。

箭步追过去，罗芸芸挡住了罗彩珍。

“你就是电话里那个女人。”

摇着头，低着头，罗彩珍不敢让流泪的脸，面向罗芸芸。

好奇在罗芸芸眼里倍增。

善良在罗芸芸心中滋长。

霸道在罗芸芸手里强行。

理由太多,多的令罗芸芸没时间整理,瘦干病态的罗彩珍,被罗芸芸拉扯着坐下了。

罗彩珍一句话也不肯说,只有罪孽的泪,江河般哽咽不止。

好奇、善良、霸道的逼词,像磨磨的马骡,旋转不止的由罗芸芸口中,声声追问。

“求你告诉我好不好?你到底是谁?你是不是病了?你为什么哭?拜托你开口行不行?打电话给我的目的是什么?你几岁了?丈夫孩子呢?我能帮你什么忙?”

哽咽转沙哑的凄厉,仿佛拿出全部的肺活量,罗彩珍像从深渊的枯井中,发出山谷的轰隆回声。

“别问了!我是害你的人!”

跑百米也没这么快,一个病重似的老妇,如运动健将,罗芸芸还来不及反应,罗彩珍已消失了。

我是害你的人?

世故、老练,耍弄男人如耍弄实验室白老鼠的罗芸芸,被这个老妇搞得一点也没有思考能力了。

麻将桌上,罗静子福态、庸俗的身躯,像一座山,无视罗芸芸的叫喧,嘴里刁着劣质的烟,手里忙着砌牌、碰牌。

罗芸芸的耐心一向有限,脾气一向暴躁,四寸的高跟鞋,对着牌桌,一只修长的腿,踢翻了麻将桌,麻将滚了一地。

“妈!你尽管生气好了!少打一次麻将死不了人的!我有话跟你谈!”



二话不说，罗芸芸把麻将搭子，如丢垃圾般，全给推出门外。

罗静子肥胖的手，捡着地上的钱，黑色素过重的厚唇，粗躁地吼骂：

“养你来给我难堪啊？再一把我就胡了！谁让你来的？我们母女有什么了不得的话谈？笑死人了，管起我来，给我搞清楚！我没靠你这个女儿赚钱养我，供你把高中念完，很对得起你了！不自爱的东西，这么多好男人不嫁，今天大卫，明天麦可，后天史提夫，模特儿？婊子！高级婊子！”

比声浪，比刻薄，罗芸芸绝不输母亲。

“对，我是婊子，怎么样？跟你学的，起码我还是高级的，你呢？一边吃斋念佛，一边酗酒赌博，你比我这个做女儿的好到哪去？”

结结实实的一块麻将，摔到罗芸芸脸上，罗静子指着墙上的佛堂，像指着靠山。

“菩萨保佑我！把你那些不干不净的话，通通给我收回去！以后，没叫你来！不准往我这跑！”

“你以为我喜欢到你这看你吗？看一个抱着菩萨吃喝嫖赌的母亲吗？你爱听不听随便你，今天我见到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，她只说了一句话，听得我莫名其妙，她说她是来害我的！”

盛怒的罗静子，如一座死山，动也不动。

踩着修长的双腿，罗芸芸结束了好奇，结束了渴求母亲的答案，踏出母亲乌烟瘴气的客厅，丢下又冷又狠的一句话：

“害我的人是你！”

罗芸芸走了，均匀好看的腿，赖以生存的腿，在鞋跟声中走了。

女儿走了。

二十几年的隐痛秘密，留给了罗静子。

一阵交错混乱，罗静子不假思索，拖着肥胖的肢体，满身黄澄澄的金饰，冲向一个她不愿回忆的地方。

胖出双下巴的脸，五颜六色的俗妆，质地极差的服装搭配黄金打造的项链、戒指、手镯，足足有好几斤重，挂满了罗静子一身。

罗彩珍犯罪的手，枯瘦的端茶，窄小的厅房，除了粗质的木桌椅，只有一个斑驳不堪的旧风扇。

“静子，我没有说我是谁，我真的没说——”

不屑地打翻有裂纹的茶杯，罗静子沙哑的嗓子，透出恨与怨。

“妈！不修今生修来生！你能不能积积德？我欠你的！从你肚皮里，不明不白的生下来，芸芸没欠你！当初怀芸芸就说好了，你是个永远的秘密！你不准见芸芸！身为你的女儿，我够不名誉了！”

老泪似罪孽深重般，涕泗不止的洒在罗彩珍脸上的皱纹里。

“静子，错的不是我——，错的是日本人——，错的是战争——，错的是我只有十几岁，就被拉去——”

庸俗的罗静子，被激发了疼痛的羞耻心。

“你想解释什么？别扯慰安妇！妓女！那就是妓女！日本侵略中国！侵略台湾！侵略东南亚！那么多中国女人，为什么挑中你，你特别漂亮吗？你特别迷人吗？我来告诉你！错的不是日本人！错的是你！”



枯干的罗彩珍，泪水不再是江河，每条皱纹里，都是道深海。

“不是我！不是我！静子——”

“别叫我静子，户口能改！我绝不要这个名字！静子！静子！这个名字提醒我是日本老兵生的！这个名字提醒我！日本兵是谁我都不知道！这个名字提醒我——，我的妈妈——，是个慰安妇——，是数不尽的日本兵在她身上——留下我这个孽种——”

厌恶的嘶声，转尖痛的哭号，罗静子努力地麻醉自己，残酷地疏离母亲，吝啬地不肯有一滴泪。此刻，她的麻醉与残酷，全软弱地化成一滩水，软弱地跟体重与庸俗不成正比。

罗彩珍针刺的心，痛得去搂女儿。

触瘟疫似的，肥胖的罗静子，收起泪水，推开老迈残弱的母亲。

“你想干嘛？弥补什么？用母爱来减轻你的罪吗？不必！每个月的生活费，我会照寄给你的，只请你帮个忙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不准再找芸芸！不准让芸芸知道！她也有个不清不白、下落不明的日本杂种父亲！”

罗静子是逃离的，她拒绝多停留一秒，她不愿把时间放在慰安妇的母亲面前。

窄小的厅房，老旧的风扇声，协奏着罗彩珍痛不欲生的饮泣。

风姿撩人的罗芸芸，步行在伸展台上。平时，她总习惯流露些许妩媚。一对褐白分明的大眼，是她的特色，扫上睫毛膏，线条分明的五官，美得像邪恶女神。

今天，罗芸芸深褐色的眼珠，有股沉思的忧伤，老妇的话，盘绕

了好几日，那股忧伤，随着肢体的摆动，竟比平常更加诱人。

数名男友中，程必豪是罗芸芸略为认真的一个，她住的那栋十七层高的大厦，是程必豪诚恳奉上的。

回到后台，程必豪已经叫司机送来刚榨好的柳丁汁，还有罗芸芸钟情的法国鹅肝酱。

“先把柳丁汁喝了，吃点鹅肝酱，待会儿上台才有体力，那天拍广告，怎么溜走了？”

罗芸芸轻轻推开，也推开同行好友张立嫫的关心。

“汤尼，谢谢。立嫫，别想安慰我，我好得很。”

台北的上流社交圈，总要媚外地来些洋名字。

程必豪在英国念剑桥，世界闻名的大学。一个家世、学识、财力丰厚的少壮派。汤尼这个名字，只用在商场，离开商场，他极端厌恶这个洋鬼子称呼。

只有对罗芸芸，他有足够的耐心。

“芸芸，别叫我汤尼，谈不上什么民族意识，只是不喜欢在离开老外的生活圈，大家还叫我汤尼。”

边换下场的服装，罗芸芸边不耐烦地故意大喊：

“汤尼！汤尼！汤尼！我就要叫汤尼，别以为我在乎你！绕在我身边的人多的很，史提夫！麦可！亚伦！阿瑟！彼得！”

没等罗芸芸念完一串洋名字，程必豪反感地结束耐心，高大挺拔的身子，像发动引擎的车子，走出了后台。

罗芸芸忧伤的情绪，发泄地大叫：